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明　馮　琦　撰
陳　邦　瞻　輯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

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内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

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勲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

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日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日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

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

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税宋二税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

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

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竒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

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

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脩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

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玆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歳事之豊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

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荘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没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

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説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

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棊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㪍蒙養成敵人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

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葢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

矣尚猶如此葢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

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

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十一月以金齊兵退
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
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
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
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
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徼倖
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
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

或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代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

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郎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覩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来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

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

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
立官府刱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
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
心未嘗亾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
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
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
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
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

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

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甞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

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

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
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
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
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
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
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
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
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

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
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
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
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
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
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
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
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

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

庸之材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

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濰訕成

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邉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

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卽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

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

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緼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䟽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吕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

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

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閌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刧制於強敵生徃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

為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興兵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甲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塲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

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
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
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
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
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
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
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為者槩可覩也李綱曰

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宫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

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宫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羅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
進説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
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
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内選太祖諸孫有賢
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
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
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
宫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

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兼𠍴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

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為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為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略葢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主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為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益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崇國公

璩爲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

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初帝

知瑋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

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

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懐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荆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决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

親征瑺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瑺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瑺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瑺旣立更名眘　六月庚午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内相李綱

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竄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宮太皇上不許自是月四朝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七

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
廷所特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
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
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
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
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
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潜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

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為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

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
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
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
卿問浚動靜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
揺奪浚開府江淮衆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内贊密
謀外衆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
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
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

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　三月壬辰金帥赫舍哩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鋭意恢復浚乞即日降

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冠退則論賞以邀功冠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

出趙靈璧宏淵出泗州趙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圖們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卲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

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領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博索復

自汴州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揺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恊各遁去金人乗虛復來攻城顯忠竭

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

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䟽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懐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髙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

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

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鋒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為羣議所揺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

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為御營使上嘿然改除王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己卯貶李顯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從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

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

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

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而應之思退說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

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廟為有名今議未决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决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

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
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
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
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
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
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
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
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

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䟽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邉聞王之望行上䟽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懐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内外之議未决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

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
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布薩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
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
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
之望以幣還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
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詔
張浚視事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

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感之會户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

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増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

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叅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巳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準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人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

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旣而遂和海內虛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

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二三大臣如路允廸等分主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廸等下親征之詔金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忍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師岡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彼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彼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

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廪涸於將迎窮中國以肥金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金人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

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事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黜杞康滑等絕講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

之詔以收人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歳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罷獄取不

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檣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覿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

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赫舍
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
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
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
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
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
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
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

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成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

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黄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　丙辰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

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朴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

金人議和下詔曰比遣王朴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

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

國歳幣减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

約叛亾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

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

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

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比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

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盗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内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

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為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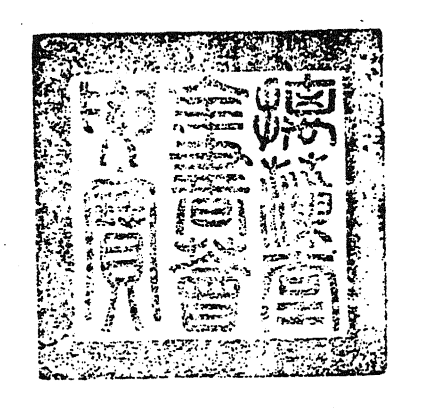
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洲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

本内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所取欽宗梓宫猶為有辭内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懐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賊盗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

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益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通

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

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郎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帝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

理義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

天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

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

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

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

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敵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

食而在乎紀綱顧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强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為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已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

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淩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滞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

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

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

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槖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葢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

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恥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熹任

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謟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

著而汚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

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

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九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

還者有罰

十一年删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彦博按訊非是彦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彦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

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户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寛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誦

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愽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

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

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吕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

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曰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㫖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

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郎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龎雜而甘心懊愧

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

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
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
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
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覩今日之事
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
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
往復互相牽制其説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

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讚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

事之時其為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歷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金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

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

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

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日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逼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

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

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

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軍務邊事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

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貸近幸而得招討如梁叚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

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為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為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

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
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宫闈之内端莊齊肅
后妃有闗雎之德後宫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
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
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
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
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

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

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朴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

侍從之臣葢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為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既猒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

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為私諸侯以一國為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捐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

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幹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冝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

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國昊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

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説則臣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

賔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置賛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説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撤其私邪

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嘗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決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

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

敝而宫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爲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

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叅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

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葢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禄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禄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

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頻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鄉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彧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

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僃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為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䟽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

篇然竟不能用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為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敵人庸懦政

今日弛捨去其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外敵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逺矣不於此時早為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乗之萬一敵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方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

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
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
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
俗喻之父祖質産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
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産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
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
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
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

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六大計重六鄉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

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則財自
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
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
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
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
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内外自實人心自同天
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
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闘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

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應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瀰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

為術以乗其所之至論取進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敵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

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劒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黄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鋭以伺觸機而發一旦金人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亦必截其後因命諸

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呉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彼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

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冦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内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梧奔足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搤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應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

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弄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應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

代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摇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葢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

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金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恢復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

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

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吴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

好之成蓋已有年九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

至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

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

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絶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

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

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于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

其上以理義廉恥攖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
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
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
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
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
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
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
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

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歴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寛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

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畀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
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説首合聖意而
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别行教閲以為強
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
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
也罪無大小動輙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
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
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

之勢實未嘗振也彼盖不知立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

太平於一隅以為歎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强括郡邑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

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

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葢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

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九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

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

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

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

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

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

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

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

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為荒落之邦北建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

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

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

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為得

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

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為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而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

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

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

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首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以易武

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使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肯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愽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

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郎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帝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因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

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葢指朱熹呂祖謙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

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
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
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
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
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
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
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
英雄豪傑皆仰望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

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

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敵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横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敵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

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山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釆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

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

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九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絶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

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
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
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
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
歲以輸金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
諸金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
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
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裔之

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古達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宫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絶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乗王氣而

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
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
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
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為重
帶玄武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
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
長干烏珠之上兩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
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

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絶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以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暾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

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

以人言不至而啚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葢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金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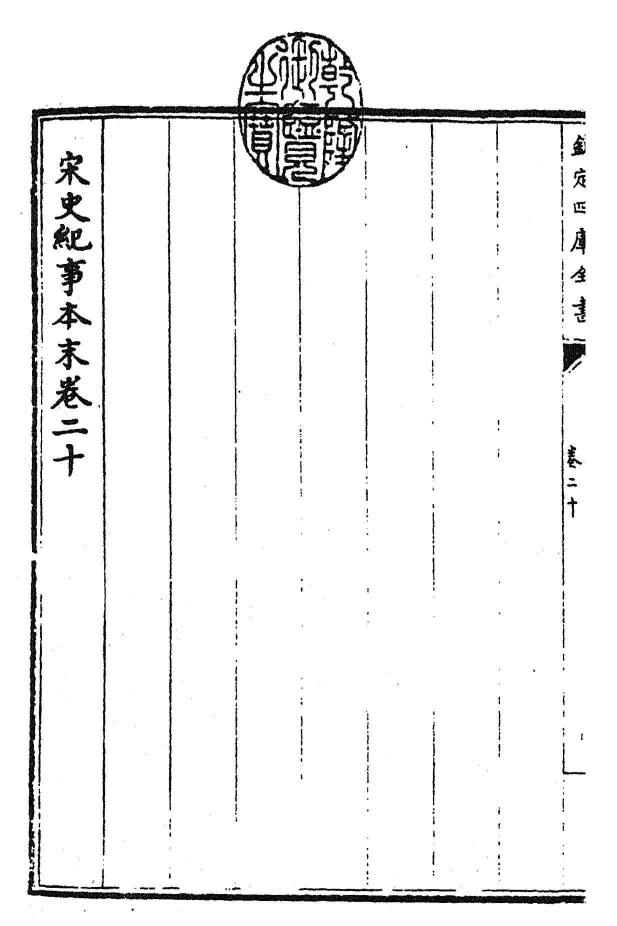
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敵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敵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亦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

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譏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郎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

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制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

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

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總校官編修　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　臣張龍圻